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寒暑燥濕人有五藏以生喜怒悲樂有恐懼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故曰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重陰必陽生重陽必陰生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必飡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秋傷於濕冬必咳嗽人能依此四時攝養故得免其夭枉也

○ 太清道林攝生論

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楊君傳記 群八
紫清上官九華真妃受經君姓楊諱羲和南嶽夫人之弟子許仙侯及帝晨度經之師也以晉成帝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為簡文相府時舍人象真以興寧初多乘降至三年乙丑歲安妃下嬪此後數降集事迹不顯云應解綉德化以泰元十三年戊子歲乃乘雲駕龍西謁太素北朝玉清車軌執事高佐四輔侍晨帝躬總括具越鬼神之司傳記未顯於世也九華真妃晉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見降又與一神女俱來神女着雲錦襦上丹下青文采光鮮腰中有綠繡帶帶係十餘小鈴鈴音色黃色更相參列左帶玉珮珮亦如世間珮但較小耳衣服儵儵有光照朗室內如日下映視雲母形也雲髮其鬢盤頭絕倫作髻乃在頂中又垂餘髮至腰許指着金銀白珠約臂視之年可堪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其一侍女着紫衣帶青豈髮手中又持一錦囊囊長尺一二寸許以成書書當有十許卷也以白

王檢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肉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一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形也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許整飭非常神女及侍者額容瑩朗鮮徹如玉五香馥芬如燒香嬰氣者也初未入戶在紫微夫人後行夫人既入戶之始仍見告曰今日有貴客來相詣論好也於是羲和即起立夫人曰今日可不須起但當共坐自相向作禮耳夫人坐南向作禮耳羲和其夕先坐承床下西向神女因見就同牀坐東向各以左手作禮作禮畢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子也太虛元君昔遠詣蓬山學上清道成受太上書署為然清上官九華真妃者也於是賜姓為安名鬱墳字靈蕭

枚見與次以一枚與紫微夫人自留一枚語
今各食之食之畢良久移時真妃問羲和年
已幾是何月生羲和登答年三十六庚寅歲
九月生也真妃又曰君師南真夫人司命秉
權至道高妙備寔良德之宗也聞君德音甚

久不圖今日得叙因緣歡頌於冥運之會依
然有松蘿之纏矣羲和乃稱名答曰沉淪下
俗塵染其質高卑靈遊無緣稟敬猥虧靈降
欣踊固極唯蒙啓訓以祛其暗濟羲和元元
夙夜所願也真妃曰君今語不得有謙飭謙
飭之辭殊非所宜又良久真妃具告曰欲作
一紙文相贈者便因君以筆運我鄙意當可
尔乎羲和答奉命即登紙染筆登口見受作
詩曰

靈關空上 瓊基竦鬱羅 紫宮乘綠景
靈觀鶴差我 琅軒朱房內 上德煥絳霞
俯漱靈瓶津 仰撥碧椽華 濯足玉天池
鼓地牽牛河 遠策景雲駕 落龍轡玄阿
振衣塵澤際 齋裳步濁波 願為山澤結
剛柔順以和 相攜雙清內 上真道不邪

紫微會良謀 唱納享福多
羲和書訖取視之乃曰今以相贈以宣丹心
勿云云也若意中有不相解者自可微訪耳
紫微夫人曰我復因爾作一紙文以相曉者
示一善事耳羲和又辟紙染筆夫人見受詩
曰

二象內外泮 玄氣果中分 冥會不待駕
所期貴得真 南嶽鑄明金 眇觀傾笈寃
良德飛霞照 遂感靈霄人 乘處桐衾寢
齊牢攜絳雲 仰歎天人際 數中自有緣
上道誠不邪 塵滓非所聞 同日感恒象
高唱為爾因
書訖紫微夫人取視視畢曰以此贈爾今日
於我為因緣之主唱意之謀客矣
紫微夫人又曰明日南嶽夫人當還我當與
妃共迎之於雲際間明日不還者乃復數日
事又良久紫微夫人曰我去矣明日當與真
妃俱來詣爾也覺下牀而失所在也真妃小
留在後而言曰真情未摠意氣未忘想君俱
詠之耳明日當復來乃取羲和手執之而自

下牀未出戶之間忽然不見
六月二十六日夕衆真來疏如左
紫微王夫人
紫清上官九華真妃
羲師紫陽真人
上真司命南嶽夫人
茅中君
清靈真人
茅小君
又有一人年甚少整頭非常建芙蓉冠著朱
衣以白珠綴衣縫帶劍都未嘗見此人來多
論金庭山中事與衆真共語又有不可得解
者揖敬紫微紫清南真三女真人共言平耳
云是桐栢山真人王子喬也都不與羲和語
又前後初有真人來見降者初時皆自不即
與其羲和共語耳
各坐良久紫清真妃曰欲復煩明君之手筆
書一事以散意忘言可乎又羲和辟紙待受
真妃乃徐微言而受曰我是元君之少女太
虛李夫人愛子也昔初學真於龜臺受玉章

下牀未出戶之間忽然不見
六月二十六日夕衆真來疏如左
紫微王夫人
紫清上官九華真妃
羲師紫陽真人
上真司命南嶽夫人
茅中君
清靈真人
茅小君
又有一人年甚少整頭非常建芙蓉冠著朱
衣以白珠綴衣縫帶劍都未嘗見此人來多
論金庭山中事與衆真共語又有不可得解
者揖敬紫微紫清南真三女真人共言平耳
云是桐栢山真人王子喬也都不與羲和語
又前後初有真人來見降者初時皆自不即
與其羲和共語耳
各坐良久紫清真妃曰欲復煩明君之手筆
書一事以散意忘言可乎又羲和辟紙待受
真妃乃徐微言而受曰我是元君之少女太
虛李夫人愛子也昔初學真於龜臺受玉章

于高上荷虎錄於紫皇秉璽鏡於五帝受書
為上真之妃以遊行玉清也常數自手扇九
羅足躡玄房霄形靈虛仰擬日根入宴七闕
出響雲輪躡三辰而俱昇散景霞以飛軒也
非不能採擇上室訪搜紫童求玉宮之良儔
偶高靈而為雙接玄引奇友于帝鄉矣直是
我推機任會應度曆數俯景塵沫恭龍下邁
招真求之雄追得尺之黨耳自宿命相與乃
有黔會定名素契玉卿齊理二慶攜鴈而行
鮑爵分味醪余結裳顧疇中會內藏真方也
推此而往已定分真簡青書上元是故善鄙
之心亦已齊矣對景之好亦已成矣得願而
遊歡燕音旨豈不宜手然此自復是二象大
宗內外之配職耳實非所以變化反淡凝清
虛刃靈刀七累遺任太素保真啓玉清單景
八空之謂也秀寂高濤鬱翠流霄使風歌雲
路龍吟虎嘯天皇雙景遠升長接飛星擲光
日月映軀口吐真烟眼電激光上寢瓊房流
行玉清手掣景雲足陟金庭若自此之時在
得道之頃為當固盡內外理同金石情纏雙

好齊心降懷耳奚必抱衾均年有輕中之接
塵穢七神悲冤狂魄手蓋是委求氏族之於
明君耳非有邪也今可謂志懷真情已如一
方當相與結駟玉虛偶行北玄同報緯實於
玉圓併採丹華於闌園分飲於紫川之水齊
灌於碧池之瀨紫華毛帔日冕容冠道遶上
清俱朝三元八景出落鳳徘徊龍臺仰歎金髓
誦歌玉玄浮空寢宴高會太晨四鈞朗唱香
母奏烟齊首偶觀攜帶交群不亦樂乎不亦
得志乎明君其願會妾心无辭且亦不得背
寶反真苟任宵懷矣
受畢復自取視而言曰今以此書相詣蓋語
其滯疑耳言畢乃笑良久
紫微夫人曰真妃之辭盡矣論好之緣著矣
爾亦不得復有所容也玄運冥分使之然耳
南嶽夫人見受書曰冥期數感玄運相適應
分來聘親構因緣此構真之善事也蓋示有
偶對之名定內外之職而已不必苟循世中
之弊微而行淫濁之迹矣偶靈妃而接景聘
貴真之少女於是親交亦有大進業之益益

得而无傷絕之慮千神於是可使試觀不得
復陳矣真終必可尅任雲軒必可俱駕也吾
往曾因紫微夫人為改違及此意今遂如願
益使我欣欣慎復疑晒於心宵矣
我昨見金臺李夫人於清虛中言爾尚有疑
正之心色氣小有恨恨汝違此舉誤人不小
真妃有神虎肉真丹青玉文非爾所有者輩良
才求寫故當不為隱耳今日相攜何但文章而
已將必乘景玉霄手若有未悟者宜微訪可否
真妃見夫人書言乃笑而言曰攜手雙室悟
歎良會景聯同凡於此齊手
清靈真人受書曰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
陵受教施化為種子之一術耳非真人之事
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此而得生矣
百萬之中莫不盡被考者矣千萬之中誤有
一人得之得之遠至於不死耳張陵承此以
教世耳陵之變舉亦不行此矣爾慎言濁生
之下道壞真霄之正氣也思懷惛惛存心色
視而以燕行上道者適足明三官罰耳所謂
抱玉赴火以金指萃狗也色觀謂之黃赤上

道謂之隱書人之難曉乃至於此

紫微夫人受書曰夫黃書赤界雖長生之秘要實得生之下術也非上官天真流駢宴景之夫所得言也此道在於長養生而已非上道也有懷於淫氣兼以行之隱書者適足挫水

官之筆鳴三官之鼓耳玄挺亦不可得恃解謝亦不可得賴也要而言之貞則靈降專則

神使矣夫真人之偶景者所貴存乎匹偶相愛在於二景雖名之為夫婦不行夫婦之迹

也是用虛名以示視聽耳苟有黃赤存於膏中真人亦不可得見靈人亦不可得接徒劬

勞於執事亦有勞於三官矣雞鳴時南嶽夫人受書曰雞既鳴矣論好之

緣篤也紫陽真人受書曰太虛遠逸高舉同接禮賢之義著之於冥運爾慎心係於黃亦

之疑茅中君受書曰玄標觸景府和塵藹玉振微

房清風逸邁可不勗之言畢諸真人各去真妃小留在後曰又煩明

君為一辭也而受書曰忘懷簡素輝心齊契

方當數親履清宇德與流景合冥觀會理髮

領秀伏度明君高尚靈映縱滯忘鄙耳言畢而見持手而下林未至尸之閭忽然失所在

六月二十九日九華真妃受書曰景應雙榮雲會玄落龍秀五空珠瓊閣長歌靈懷煥

啓玉森眇矣遺事與世長辭霞緜絳霞電赴紫樓共携清響之外同遊雲岫廣虛豈不善

手豈不樂哉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雖聞服日實之法未見知食霞之精也夫食霞之經甚秘致

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映上清之法也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

則牖閉素有磨鏡之石次牖之術即能徹洞萬靈眇察絕響可手

而者神之庭妻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滅則髮素所以精元內喪丹津損竭也妾有童

面之絰還白之法可手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鏡

則明消所以老隨氣落老已及之妾有益精之道廷明之絰可手

此四道乃上清內書立驗之真章也方欲獻

示以補助君之明照耳受畢取以見與羲和口答唯唯乞請之

六月二十九日桐栢真人同來降復受今羲和言曰夫八朗四極靈岸遠逝奇言吐頰瓊

音繁振晨飛凌清玄氣赴霄體邁玉虛心遠艱鋒洗滯於眇羅之外凝和於寂波之表若

此人者必能遊騰玄漢同棲真庭矣三元可得而見絳名可得而立耳如其心併愆浪目

擊色快動與世晉共啓靜與爭競為分者此乃適仙路遠求生日濶也于其慎之

羲和書畢取視乃以見與六月三十日夜九華真妃與紫微王夫人南嶽夫人同降真妃

坐良久乃命侍女發檢囊之中出二卷書以見付令寫之書題如左

上清玉霞紫映內觀隱書上清還表歸童日輝中書

右二卷名目七月一日夜紫微王夫人南嶽夫人九華真妃紫微桐栢清靈三真人茅二君同降良久

羲和乃自陳於衆靈求去身之術欲知貴賤之分年命之會多少定限於是真妃乃笑良久見受書此日明君夷質虛閣秘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可謂能珍寶藏奇幽真內煥標梯靈篇乘數順生素德神園丹錄玉清與煙拔景冥鼓避聲也必三事大夫侍晨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于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而加為兵越鬼神之君也妾將挺命凝觀憑華而生靈飛九天虛音颺房因運四覺玄梯同象紫名太上清文八景神映西暉德朗內頌乃受書乘氣得為真妃之法矣又當助君總括三霍綜御萬神對命北帝制勅鄴山又應相與攜扶虛房乘煙七元嘉會希林內據因緣也是故君生於揚我得安妾自發玄下造君自受書於西宮從北策景乘軒東轅握旒秉鏡專制東蕃三官奉旨河山啓源天丁獻武四甲衛輪當此之特寶明君之至貴真仙之威觀也三官中常有嘒謠云揚安大君董真命神正我等之謂耳蓋聖皇之方駕於今有二

十八年也後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先詣上清西宮北朝玉皇三元然後乃得東軫執事矣此自是君玉朗茶微金音虛領為太極所旌乃玄德上挺不復用勤學劬勞涉足山川矣若為精島之者當小神清瑩鮮矣亦不甚今日不勞之舉也今世俗縈網貴賤之間涉塵塗之役在得失之津信非真人所得經營乃自坦乎艱泰之用任乎遇否之頃耳見明君之逸誠欣然也觀明君之否誠戚類也此二感發於顏色之上也復未足以致遠悲抱長戚矣至於內冥偶景併守玄好輕輪塵藹參形世室妾豈以愆累浮卑少時之滯而虧辱於當真之定質耶夫陰陽者對否泰之用二象既羅得失錯綜此皆往來之徑陌耳今人居風塵之恁感者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考質也夫處无用於囂塵乃得真之挺樸任凡庸以內觀乃靈仙之根始也蓋富貴淫儷是破骨之斧鋸有似戴罪之舟車耳榮華矜世爭競邀時適足以誨懲要辱為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之高人覽

罪咎難預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遯長林棲景名山咀嚼和氣漱濯清川欲遠此惡迹自求多福超躋纏躬保全至素者也君亦奚足大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於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灾向臻神風驅除臭氣叅天明金生穢於泥漬寶玉殺囊以招塵騫蒙振血濁真虧真玄通遠遠是其時也君若不可耐風火之煙欲抱真於幽林者且可尋解劍之道自盡出默之會隱顯之迹臨時分處有任於明君矣冥數上感有命而交靈書至靈真共合景是以言殫於醉心託於筆妾豈獨歎於一人乎蓋示名分之判例也書託取以典義和復曰君省此當少愈不北登玄真閣 攜手結高羅 香煙散八景 玄風鼓絳波 仰起琅因津 俯眄霄陵河 玉簫雲上唱 鳳鳴洞九還 乘氣浮太空 局為躡山河 金節命羽靈 徵兵折萬魔 齊拖二晨暉 千椿方嬰牙 喪具投競室 不解可素何 仰眇太霞宮 金闕曜紫清 華房映太素 四軒皆朱瓊 擲輪空同津

總營儼綠軒 玉華飛雲蓋 西妃運錦旌
翻然塵濁涯 倏忽佳人庭 宿感應期降
所招已在冥 乘風奏霄晨 共酣丹林晃
公侯徒眇眇 安知真人靈

右二篇十月二十日投

士

侍帝晨東華上佐司命揚君傳記

長春真人西遊記序

辭元

長春子蓋有道之士中年以來意此老人固已飛昇變化侶雲將而交鴻濛者久矣恨其不可得而見也已卯之冬流聞師在海上被安車之徵明年春果次於燕駐車玉虛觀始得一識其面尸居而默立雷動而風行真異人也與之言又知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由是日益敬聞其風而願執弟子禮者不可勝計自二三遺老且樂與之游其餘可知也居無何有龍陽之行及使者再至始啓達而西將別道衆請還期語以三載時辛巳夾鍾之月也迨甲申孟陬師至自西域果如其旨識者歎異之自是月七日入居燕京大天長觀從疏請也噫今人將事行役出門傍徨有離別可憐之色師之是行也崎嶇數萬里之遠際版圖之所不載雨露之所弗濡雖其所以禮遇之者不為不厚然勞德亦甚矣所至輒徜徉容與以樂山水之勝賦詩談笑視死生若寒暑於其胸中曾不蒂芥非有道者能如是手門人李志常從行者也撮其所歷而

為之記凡山川道里之險易水土風氣之差殊與夫衣服飲食百果草木禽蟲之別粲然靡不畢載目之曰西遊而徵序於僕夫以四海之大萬物之廣耳目未接雖有大智猶不能遍知而盡識也况四海之外者乎所可考者傳記而已僕謂是集之行不特新好事者之聞見又以知至人之出處無可無不可隨時之義云戊子秋后二日西溪居士孫錫序